

鶴壁文史資料

李中玉題

第六輯

政协河南省鹤壁市委员会
学习文史工作委员会

編

鹤壁文史资料

第六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河南省鹤壁市委员会学习文史工作委员会编

一九九二年九月

封面题字 李子玉
封面设计 李清洲
阅 稿 李子玉
主 编 袁继斌
编 辑 谭文忠



鹤壁文史资料

第 六 辑

政协河南省鹤壁市委员会
学习文史工作委员会 编
鹤壁市印刷厂印刷

内 部 发 行

豫内资料准印证字鹤发第096号

目 录

晋冀鲁豫边区反“扫荡”斗争片断回忆·····	张 青 (1)
抗日战争时期的汤浚地下交通线·····	孟运才 (7)
奉命援越工作期间的见闻·····	李庆杰 (15)
敌后斗争散记·····	周进科口述 张克仁整理 (22)
冀鲁抗日中学记略·····	邵 云 (33)
忆豫北浚滑汤天门会·····	杨成宪口述 和宝镜整理 (36)
常仙甫烈士事略·····	和宝镜 (49)
奔向光明·····	庞庆振 (61)
冯玉祥将军撰树吏治碑·····	刘廷华 (81)
冯玉祥微服考将士·····	石同勋 (84)
向蒋介石献金鼎的一场丑剧··耿华口述	胡连科整理 (87)
申明任日伪汤阴县四区区长的前前后后·····	胡连科 (90)
鹤壁煤田的近现代开发·····	于淑秋 (97)
忆往昔汉口中医中药的一些情况·····	昌少卿 (107)
解放前鹤壁煤矿工人的苦难生活·····	于淑秋 (114)
旧社会鹤壁一带农村经济生活见闻·····	孙绳武 (118)
昔日淇县菜农抗税斗争··陈希绩口述	赵树人整理 (128)
浚县九流渡天仓会概述·····	李杰中 (130)

浚县浮丘山庙会·····	刘式武 (135)
浚县当铺·····	刘式武 (140)
忆民国初期浚县风味小吃·····	刘式武 (143)
五岩山与孙真人洞·····	史 零 (146)
宗教在浚县的传播·····	杨贵生 (149)
大伾道士张理谦·····	孟昭丰 (157)
著名豫剧演员王根保·····	合 金 (160)
大赉店地名来历更替及含义·····	任思义 (162)
旧时鹤壁及周围地区民间殡葬习俗·····	胡连科 (163)

资料辑录

“同志”称呼起于何时·····	(168)
“华侨”一词的含义·····	(169)
“五花八门”指哪些·····	(170)
“月令、季令、节令”的称谓·····	(170)
标点符号史话·····	(171)

晋冀鲁豫边区 反“扫荡”斗争片断回忆

张 青

1938年10月，日寇侵占武汉、广州后被迫停止前进，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日本大本营陆军部制定的《陆军作战指导纲要》确定：“确保占据地区，促进其安定，以坚强的长期围攻态势，扑灭残余的抗日势力。”当时，我八路军在华北敌后创建的晋察冀、晋冀鲁豫、晋绥和山东各抗日根据地，对侵华日军构成致命威胁。日寇为了准备和实施所谓的“太平洋圣战”，急于把华北地区变为其“大东亚兵站基地”，便将主要军事力量用来对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用63%到75%的侵华兵力对我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频繁的、大规模的扫荡，仅以晋冀鲁豫边区为例，1939—1940年，日寇对该区的“扫荡”为10次，而1941—1942年，增加到19次。当时，在敌后战场上，敌人频繁的“扫荡”和大规模的“蚕食”进攻与我军的反“扫荡”和反“蚕食”斗争，成为敌我之间的一种主要斗争形式。

那时，我晋冀鲁豫边区政府设在河北临近山西、河南三省交界的涉县；朱德、彭德怀将军指挥的华北敌后抗日八路军总部设在辽县的相峪和麻田；八路军一二九师就驻扎在涉县、辽县和偏城一带地区，凭借太行山脉的地形优势，同敌寇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1942年5月初，敌酋冈村宁次亲自

指挥，纠集 8 万余兵力，向这个地区作空前残酷的“扫荡”，妄图一举把我边区政府、八路军总部和一二九师主力部队全部歼灭。敌寇首先采用“铁环阵”战术，由外到内向根据地中心地区压缩。我一二九师师部和主力部队在刘伯承将军的率领下，避敌之锋芒，化整为零，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从原驻地涉县的王堡、赤岸村转移到河南林县一带坚持斗争，只留下十六团一个团的兵力在这方圆 50 多公里的地区同敌人周旋。当敌人发现这一情况后，又由内到外对根据地边沿地区反复进行“搜剿”，并采取“奔袭追击”、“分进合击”、“梳篦式清剿”、“分区清剿”、“铁壁合围”等战术，采取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制造无人区，妄图消灭中国人民的抗日力量，实现他们的战略意图。斗争到了空前残酷的阶段。

当时，我在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公安总局任秘书科员，随徐启文局长和机关全体人员就地坚持游击战，既要保护群众，保存自己，又要伺机打击敌人。日寇“扫荡”时，我们从涉县桃城村驻地转移到偏城（原系山西黎城的一个区），由于情况瞬息万变，我们恰恰陷入了敌人的“搜剿”圈内。5 月 29 日下午 3 时许，总局在执行转移任务时，我和审讯科科员孔相岭同志各带一支六五步枪走在前面，边侦察敌情，边给机关同志们带路。当我们二人从一座山头走向另一座山头时，突然发现离我们三、四百米远的一条山沟里的柿树林内，有一群敌人。情况紧急，我俩已经来不及跑回去报告，我便开枪向敌人射击，一是为了消灭敌人，再是给我们后边的同志报警。我们一连打了十几枪，撂倒了五、六个敌人。敌人急忙组织火力向我俩还击。我们总局的同志听到前边的

枪声，便转入另一条深山沟里，改向另一个方向转移。当总局的同志躲开敌人后，我同孔相岭同志便撤退下来，去追赶总部的同志。正当我们穿越一条河沟时，又发现敌人的大部队在另一条河沟里行进。我们迅速隐蔽起来。为预防不测，我们甩掉了背包，销毁了随身携带的文件，做好了战斗准备。当敌人的大部队过去后，我们又继续转移。这时，我们除了随身穿的衣服、携带的武器弹药和少量干粮（炒面）外，其它都作了轻装处理。饿时，我们吃口炒面；渴时，在山沟里喝口冷水；晚上露宿在青石板上。

第二天，徐启文局长带领我到前方山头侦察敌情。我们走到半山腰一户老乡家，刚向老乡了解情况，突然听到外边传来一阵枪声，我们立即到临近的一个山洞里隐蔽观察。在山洞里听到敌人的枪声不断，打了很长时间。根据敌人的活动规律，他们总是在白天出来搜剿，夜间又缩回住地防守。这一天我们在山洞里盼望着太阳落山，夜幕降临，便有利于我们突围，把敌人甩开。徐局长看出了我的焦急心情，鼓励我说“小张，要沉住气，如果敌人发现我们，咱们就与敌人拚死，决不能当俘虏兵……。”我俩都作了牺牲的准备，只要敌人搜山发现了我们，就同他们拚个鱼死网破。大约在晚上八点钟以后，敌人的枪声才断断续续停了下来。敌人撤走以后，次日上午，我们回到出发地去找同志们，知道了他们受到了一些损失，已经转移到辽县相峪附近的山里。敌人这次“扫荡”采取的是“梳篦式清剿”，他们先从四面八方把山头围住，每隔十余步有一个敌人，排列起来在深草丛中搜索。总局审讯科的刘副科长和情报科的王科长，被敌人虏走，孔相岭同志机智地押着犯人转移了出去。徐局长和我又

去找正在涉县西水村后山破获案件的马芳、史加宾同志，向他们了解情况。马芳同志向我们反映，敌人的“扫荡”，特别是这次采取的“梳篦式清剿”，手段极其残暴，极其狡诈。我们搞空舍清野，敌人就派汉奸化装成八路军，在山沟里到处叫喊：“敌人已经撤走了，乡亲们赶快回村吧！”当他们把隐蔽在山里的群众诱骗出来后，就逼迫老乡们带路去袭击我们的部队，捕捉我们的人员，去挖我们埋藏的粮食。群众宁死不从。残暴的敌人一次就开枪打死了20多名群众，壶关县县长和他的妻子在山洞里被敌人抓获，双双牺牲，他妻子怀着身孕，被敌人剖腹开膛。

六月二日，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将军在山西辽县（今左权县）麻田附近指挥部队与日本侵略军作战，他一边组织部队阻击敌人，一边指挥总直人员分路突围。左权将军亲自带领警卫人员走在部队前边，在山头观察敌情时与敌人大部队遭遇，为了保护首长的安全和总部人员的转移，在这紧急关头，他们向敌人开枪射击，掩护总部人员及干部团几百名营团干部转移，而左权将军却不幸在敌人的炮火轰击下光荣牺牲。这是抗日战争中，我八路军牺牲的最高将领。这时，我同公安局机关的同志正在附近的另一个山头上，天上有敌人的飞机不停地侦察、轰炸，地上有敌人的炮火响个不停，大家听到左权将军牺牲的消息，流下了悲痛的眼泪。左权将军的遗体，头顶青山，脚踏漳河，安葬在涉县石门附近的一个山腰上。记的在那年七月或八月，八路军总部在左权将军的墓地召开了约有三、四千人参加的追悼大会。参加追悼会的有一二九师官兵，边区政府的干部，涉县、辽县县敌府干部，我和公安局的干部也参加了追悼会。八路军总政治部主任罗

瑞卿在会上讲了话，沉痛悼念左权将军，号召边区军民化悲痛为力量，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为纪念左权将军，辽县也更名为左权县。1950年10月21日左权将军的棺槨由涉县石门移到邯郸晋冀鲁豫烈士陵园。

在那残酷斗争的日子里，我们公安总局机关的同志和边区政府一起同敌人周旋，开展游击活动；留守部队则分散开来，经常骚扰敌人，搞得敌人晕头转向，弄不清我们的虚实；我们还采取地雷战、麻雀战等战术，巧妙地杀伤敌人的有生力量；边区群众搞空舍清野，使敌人无法就地补充粮食和生活必需品，困扰敌人不得安宁，迫使敌人撤退。这时，我们的大部队转移到敌人的大后方去打击敌人。例如冀中6月9日的宋庄大战，八路军以两个连的兵力击退了日寇2500人的进攻，打死敌坂本旅团长以下官兵1100余人，使敌军闻风丧胆。我们晋冀鲁豫边区留守部队同群众结合，展开对敌人交通补给线的破袭战，使安阳水冶到武安玉泉岭的南北公路长时间无法修复，邯长大道无法通车，临屯公路一直不通，使敌人进入根据地后不能久留，敌人的“囚笼政策”不攻自破。敌人这次“扫荡”持续了两个多月，终被我边区军民粉碎，不得不狼狈回窜。

为了庆祝反“扫荡”斗争的胜利，1942年7月，我们边区政府公安总局在涉县桃城村外漳河滩上召开“庆祝胜利大会”。徐启文局长在大会上作总结讲话，他说，同志们在这次反“扫荡”的艰苦斗争中，经受了严峻的考验，保卫了机关，保护了群众，保存了档案资料，这是很大的胜利。大会还表彰了一些同志，我也被授予“公安模范”的光荣称号。11月，我们列队到一二九师师部驻地王堡村参加了刘伯承将

军50寿辰大会。会前，我同侦察科史加宾、马芳、王跃威等同志作了武术表演，向刘伯承将军祝寿。彭德怀副总司令在会上讲话，并向刘伯承师长祝寿。会后，燃放了数十个直径约一米五左右的天灯，欢快的人群直到深夜方散。

这一年，中共中央发出两年夺取抗日战争胜利的号召，极大地鼓舞了广大抗日军民的斗志，展开了更加广泛的对敌斗争。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八年抗战，终于在1945年8月迫使日本军国主义无条件投降，伟大的抗日战争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本文作者张青，山西省长治县东和村人，1924年出生，1939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全国解放后，历任县公安局局长、县长、中共鹤壁市委副书记、市长，政协鹤壁市第四届委员会主席等职，现离休。）

抗日战争时期的汤浚地下交通线

孟运才

抗日战争时期，豫北汤（阴）、浚（县）地下交通线建于1943年8月林南战役之后。它是继安阳地区北部地下交通线建立之后，在安阳地区南部开辟的第二条地下红色交通线，亦称“南线”。该线东自冀鲁豫边区的内黄县井店沙区办事处起，向西经浚县的李聂村、小齐村、胡庄、老鹤咀等村庄，渡过卫河；经榆洞、裴庄、乔村、李黄庄等村庄，从汤阴宜沟集西北越过平汉铁路和封锁沟；再经赵窑、冷泉、柴厂、朔泉，渡过淇河；然后经西南山、大柏峪，到达淇县泉寨村的太行边区交通站。这条长达150余华里的汤浚地下交通线，为进一步沟通冀鲁豫和太行山两大抗日根据地之间的联系，粉碎日寇封锁，护送华东、华中、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同太行根据地直至延安工作人员的来往及物资的运送，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

鹤壁、汤阴、浚县、淇县四市、县，地处冀、晋、豫三省结合部，西依太行山，东临冀鲁豫大平原，平汉铁路贯穿南北，它是山区和平原地区联结的纽带，又是南北交通的要冲，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新五军孙殿英部，四十军庞炳勋部和伪六军杜淑部先后活动和驻扎在这一地区。地方杂牌势力、土匪头子和反动会道门也以他们

为靠山，打着各种旗号，招兵买马，扩充势力，横行乡里，鱼肉人民。如汤阴县的司华生、鹤壁地区的王金荣、佟桂林、扈全禄等，他们各霸一方，为非作歹，破坏革命，长期与人民为敌。

“百团大战”以后，日寇在华北极力推行“三光”政策和“强化治安”运动，以铁路为柱，公路为链，碉堡为锁，分割包围和蚕食我抗日根据地。在太行与冀南、冀鲁豫根据地之间，敌人构筑了三道封锁线。封锁线上，炮楼林立，深沟纵横，障碍重重。特别是在豫北重镇安阳，集结着日本鬼子大量兵力，日伪部队孙殿英的司令部又设在汤阴县城，他们经常出兵“扫荡”，奸淫烧杀，抢劫掠夺，残害百姓。

冀鲁豫边区，是连接华东、华中和通向太行与延安党中央所在地的桥梁，是日、伪、顽军同我激烈争夺的重要地区。日寇为了巩固其占领区，维护占领区的铁路运输，扩大侵略战争，加紧对我根据地西部地区进行反复“扫荡”。1940年以后，日寇在平汉路两侧和卫河沿岸，大量增设据点，挖壕筑堡，对我根据地实行层层封锁，纵横分割，妄图阻止和切断我冀鲁豫、太行山两大抗日根据地之间的联系。为了突破敌人的封锁，沟通根据地之间的联系和物资运送，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在抗日根据地进入恢复和发展的新阶段之后，建立地下交通线就成为我党我军一项极为紧迫的政治任务。

二

为了适应当时的斗争形势，打破敌人的封锁，1942年春，我冀鲁豫军区指派联络部副部长王乐亭同志到内黄沙区筹

建军区第一办事处（该地系内黄县黄河故道沙区，俗称沙区办事处），开辟冀鲁豫至太行根据地的地下交通线，开展对卫河西岸和平汉路两侧的敌伪军工作。中共卫西工委曾根据冀鲁豫军区首长的指示，与军区敌工部黄友若同志一起，派遣胡紫青、常仙甫、郑建国、傅凌云等同志，利用常仙甫和杨贯一的关系，于1941年春打入“天门会”。当时，他们是以“浚、滑、汤、淇四县工作团”的名义进行工作的，黄友若同志任团长。打入“天门会”后，胡紫青同志建议杨贯一对“天门会”进行了整顿，扩大了常备武装。当时“天门会”名为“浚、滑、汤天门会总办事处”，下设十二个分处和四个常备大队。杨贯一任会长，常仙甫任副会长，胡紫青任参谋长，傅凌云任秘书长，常降然（常仙甫之子，中共党员）任驻浚办事处主任，李子明（中共党员）任驻滑办事处主任。是年冬，黄友若同志调四军区后，“天门会”的工作交给中共卫西工委领导，由工委委员孔森同志接替黄友若同志的工作。当时，卫西工委把建立地下军、掌握“天门会”灰色武装和维护冀鲁豫平原地区与太行山、延安的交通联系，作为工委四大任务中的两大任务提到重要议事日程上来。中共卫西工委根据地委和军区敌工部的指示精神，对“天门会”的上层人物做了争取工作。团结争取会长杨贯一的工作，主要由胡紫青同志负责，重点放在掌握“天门会”的武装方面。1942年，中共卫西工委又派工委委员宋再明同志（原天门会参议员）亲自抓警卫大队的工作，并派中共党员姜侠夫、李子明二同志到警卫大队工作，派中共党员胡寿乔（胡紫青之兄）同志任第四中队长，胡经武（胡紫青之弟）任第五中队长，李义同志任十二中队文书。从此，“天门

会”这一灰色武装，实际掌握在了中共卫西工委手里，为开辟地下交通线提供了可靠的保证。

与此同时，中共卫西工委派淇门镇王明宇同志（我太行五分区敌工科长王舒苗之弟）利用他和王凌阁（王舒苗同志的学生、寇全禄部的参谋主任）的关系，打入寇全禄匪部搜集情报，开展工作，使寇部进犯我抗日根据地时受挫。1943年夏寇部在滑县几乎被我军全歼。

1943年8月，卫南、林南战役胜利结束，消灭了大量敌人，同时还开辟了卫南、豫北、太南广大地区，振奋了根据地广大人民的抗日精神，为抗日后期的斗争奠定了良好基础，也为开辟汤、浚地下交通线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1944年初，中共冀鲁豫区党委和军区党校集中了大批领导干部进行整风。为了保证安全，把学校迁到太行山根据地的林南临淇镇。这样，冀鲁豫和太行山两根据地之间的人员来往和物资运送就更加频繁。为了适应新的形势要求，冀鲁豫军区又派王化棠同志（鹤壁市郊区水泉村人）到平汉路西太行山边缘地区建立交通站，开辟南路交通线工作。王化棠同志利用亲戚、朋友关系，在柴厂、下河口等村建立了联络点，在西南山村建立了交通站。开始，虽然采取了多种形式的掩护，然而，时间久了也难免不被敌人发觉。到了冬季，在平汉路西部地区发现了敌人的暗探在侦察我们过往人员的行踪，从柴厂、西南山村我们的“堡垒户”那里获悉，冷泉村有敌人坐探常去下河口、柴厂等地刺探我们的活动情况，有时敌人还突然包围村庄进行搜查，对我交通线威胁很大。为了保证交通线的安全，我们采取了声东击西的办法，把敌人的注意力从我们交通线上引开，结果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交通站在军区党校警卫团的配合下，组织了一支精悍的武装小分队，深入到鹿楼以北地区活动，虚张声势，摆出一副围攻鹿楼的架势，果然敌人收缩了他们的活动范围，离开了我们的交通线地区。此后，我们在交通线上采取了灵活多变的形式与敌人周旋，机智勇敢地战胜了敌人。

由于我们实行了敌变我变、公开和隐蔽相结合的斗争策略，在不太长的时间内，便在卫河西部地区、平汉路沿线直至路西太行山边缘区，打开了斗争的新局面，建起了一条红色秘密交通线——汤浚地下交通线，粉碎了日寇的封锁，胜利地完成了交通任务。日本投降后，“天门会”首领杨贯一宣布起义。

三

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里，汤浚地下交通线护送过往抗日干部、战士，传递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运送抗日物资，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从建线至抗日战争胜利的三年多的时间中，沙区办事处交通科的交通员李志杰和交通站长王化棠同志，从这条交通线上来往走了数百次之多，他们先后秘密护送了3000多名革命同志过路，使我们党的大批党政军高、中级干部得以安全通过敌占区，从冀鲁豫顺利抵达太行根据地，再转赴延安。其中有我党重要领导人邓小平、杨勇、舒同、吕正操、曹里怀等同志。

1943年5月，中共中央北方局太行分局书记、八路军一二九师政委邓小平同志到冀鲁豫边区检查工作返回太行区时，由沙区办事处交通科长马赛同志和交通员李志杰等同志护送，沿着汤浚地下交通线安全到达目的地。他们从沙区并

店集出发，利用夜色掩护，疾行一百多里，避开敌人，涉过卫河，黎明前到达浚县乔村中间站，由“天门会”中我地下党员负责人傅凌云同志出来迎接，经过研究，把邓小平同志一行安排到一家姓姜的开明士绅家里休息。因白天不便行动，小平同志便与房东促膝深谈，宣传党的抗日政策，指出中国革命的光辉前景，感谢为抗日救国做出贡献的朋友，使这位士绅甚为感动。“晓宿夜行”，第二天夜里，小平同志一行继续赶路。他们快步走出“天门会”管辖地段，通过平汉铁路封锁线后，行至鹤壁地区安乐洞村附近的淇河岸边。淇河是彪全禄匪部封锁的重点。过路人员刚近河岸，发现河岸上有一队荷枪实弹的伪军在巡河护防。因这一段河水较浅，是唯一可徒涉之处。为了迅速摆脱敌人，小平同志指挥用“调虎离山”之计将敌人引开，过路人员趟水渡过淇河，于次日黎明时到达淇县的全寨村交通站，顺利进入太行根据地。

1943年秋，冀南军区司令员吕正操同志率警卫旅从冀鲁豫军区赴延安。在路过汤阴县以前，我地下党组织向吕部详细汇报了情况，并商定了行动路线。为确保安全顺利通过敌占区，军区领导又派参谋和地下党员李先贤一起，对有关过路重要地段作了周密的侦察，绘制了行军要图。当我冀南部队到达浚县屯子集及其东北一带后，浚县伪县党部官员议论纷纷，有的主张打，有的主张跑，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议论结果，决定派“天门会”一处主任王本固带大量慰劳品去吕部慰问。部队听了地下党员的汇报，便加强了布防和戒备，并做了一些以虚代实的装备，展示部队实力。王本固见此情景心情十分紧张，回去就向上司汇报说：“哎呀！我们